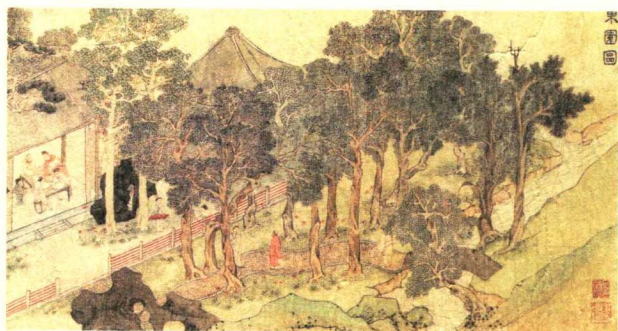


紙帳銅砵窗文丛

郑逸梅
著

小富则集而藏



凡所应藏，无所不集。

我的集藏，范围较广，如典籍、字画、扇册、砚墨、印拓、竹刻、稀币、陶瓷、瓦当、名刺、照片，以及红豆、雨花石等。

我无论怎么忙，每天总必挤出些时间来，翻检我所喜爱的集藏品，摩挲玩索，这时什么烦恼都消失了。

紙帳銅研室
文丛

小富则集而藏

郑逸梅
著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富则集而藏 / 郑逸梅著. —上海: 上海文化出版社, 2015. 8

(纸帐铜瓶室文丛)

ISBN 978-7-5535-0412-4

I. ①小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41990 号

出 版 人 王 刚
责任编辑 熊仕华 林 斌
装帧设计 汤 靖
责任监制 陈 平 刘 学

书 名 小富则集而藏
作 者 郑逸梅
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上海文化出版社
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 号
邮政编码 200020
网 址 www.cshwh.com
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1/32
印 张 8.5
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一版 201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5535-0412-4 / I. 122
定 价 29.00 元

敬告读者 如本书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
电 话 021-64366274

我的小天地

(代序)

一般旧文人，喜弄玄虚，总是题了许多斋馆堂轩的名儿，似乎他们的生活是很优越雅致的，实则不是这样一回事，这些斋馆堂轩，都是空的，无非建筑在纸上罢了。我的“纸帐铜瓶室”，却有这么一间。我从苏州搬来上海，住到哪里，那“纸帐铜瓶室”的榜额就挂到哪里，成为流动性的，直至寓居长寿路的养和村，才固定了四十多个年头。“纸帐铜瓶室”，也就是老牌子了。

我的生活很朴素，但却不简单，小小的一间，堆满了书籍图册以及杂志报刊，几乎床榻左右，层层叠叠都是精神慰藉品，恐怕陆放翁的“书巢”，也许胜我不多吧！不料好事无常，遭逢十年内乱，这些爱好的东西，硬生生地都被掠夺，当时装载七辆车子而去，没有片帙只页的留存，我就对朋友作

自夸语：“学富五车，无书不读。”所谓“五车”，那是七车自打折扣的客气话，所谓“无书不读”，就是手头没有书，无从读起了。一自拨雾见天，被车去的，总算还了我十之一二。我积习难除，补购了许多工具书和阅读书，朋友们如周迪前等乐善好施，馈赠了我若干诗文笔记，才得遮眼摊饭，也就慰情聊胜了。“文革”后期，街头巷末，往往有些搭着篷帐，出售杂品的。我沙里淘金，买得了些零星文物，在小室点缀着，朋友来访，不是称“古色古香”，就是为我解嘲说：“室雅无须大。”人们称说古雅，我也腼然自以为古雅了。究属怎样古雅，那是不值一笑的。

我喜梅花，壁上悬些梅花画幅，如吴湖帆、陶冷月为我画的《纸帐铜瓶室图》，画中梅花绕屋，构成一个清幽境界。又前人钱箴石的《一帘疏影》，那是淡墨画梅，很为秀逸。朱大可因此见贻一方印章，刻文为“人在梅花中”，我常钤用着。床侧一副小楹联，是周星诒写的，句云：“如南山之寿，居东海之滨”，也很贴切。案头置列元杨铁厓自植松的小枯枝，秦阿房宫的瓦当，黄小松所藏三国吴主孙皓的建衡砖砚，计谿石的端溪蕉叶白砚，胡澎手琢的竹节式砖砚。又周芷岩刻的竹臂搁，张燕昌书钱梅溪刻的文镇，罗两峰夫人方白莲的印章，黄秋岳集宋词的双铜尺，秋岳为人虽属奸佞，但从文物角度来看，也是足以欣赏的。架上杂乱无章堆着王芑孙曹墨琴夫妇合作的诗册，叶小莺眉子砚拓本，吴谷人

手书何检讨词稿，梁闻山的格言卷，林子有的《蛰园勘词图》，张大千等二十一家墨妙。又杨吉人、杨龙石、钱叔盖、黄素川、毛意香、金西厓等镌刻的竹扇骨，薛佛影的细雕象牙片等，这一系列的东西，几乎把架子充塞得满满的。我偃蹇其中，摩挲再摩挲，自以为乐趣无穷。

图书文物，这些都是陈的死的，倘室中没有一些生香活色，那就不毋遗憾。我便在雨花台卵石盆瓷中，蓄着一棵剑麻，终年抽茁着碧绿的叶子，读书写作之余，向它凝赏一番，对于目力的调剂和护养，是有相当益处的。而无独有偶，忽然友人又送了我一盆水竹，生活气息更浓厚了。我发着奇想，想到民初有个大总统徐世昌，别署水竹村人，那么我居住养和村，有了一盆水竹，岂不道道地地做了水竹村人，不让徐世昌一人占美了。又想到我所局居的小室，叫做亭子间，我逍遥亭中，那就可称亭长，汉代刘邦位居九五之尊，起基是泗上亭长，我既为村人，又兼亭长，岂不足以自傲啊！

目 录

壹 集癖 / 1

我的集藏癖 / 3

画幅 / 6

书法 / 15

印拓 / 24

扇簃 / 35

竹刻与墨锭 / 44

砚与石 / 53

贰 集币 / 63

稀币与铜瓷玉石 / 65

我集藏的各国铸币 / 74

集藏外国纸钞 / 83

我集藏的各国纸钞 / 85

我集藏的日本钱币 / 92

我集藏的英国纪念币 / 94

我集藏的杂币 / 97

我集藏的美国纪念币 / 104

纸钞与防伪 / 108

叁 集藏 / 111

我与邮票 / 113

我的主题邮集 / 115

集藏书画邮票 / 118

我集藏的日本邮品 / 120

我集藏的贺年片 / 124

我集藏的明信片 / 127

我集藏的烟标 / 131

我集藏的香烟画片 / 133

我集藏的纪念章 / 136

集藏“磁卡” / 143

集藏汽车 / 145

肆 集札 / 149

书札 / 151

名人书札一束 / 159

几通小说家的书札 / 162

应当向冯玉祥致谢 / 164

笺纸 / 166

柬帖 / 175

名片和照片 / 186

伍 藏书 / 197

书册 / 199

书册续 / 208

中国藏书家考略 / 218

藏书家潘景郑 / 220

藏书票 / 222

望书兴叹 / 224

陆 补遗 / 22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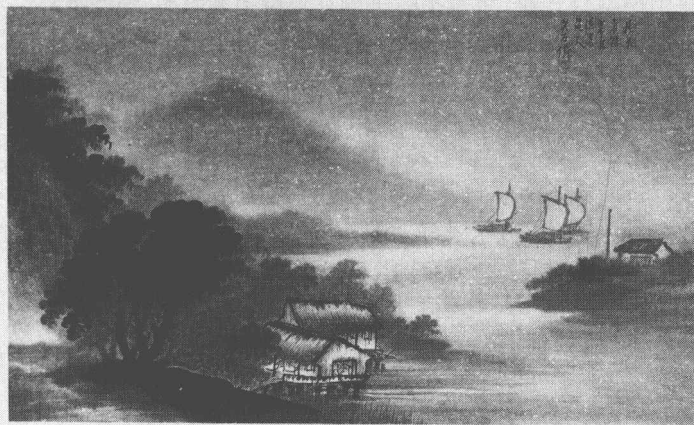
补遗之一 / 229

补遗之二 / 239

补遗之三 / 250

壹

集
癖



我的集藏癖

我是九十岁的老人，视觉和听觉虽比不上年轻者，可是还能应付得过，且每天有所写作。有人说我生有异禀，或别有养生术，实则没有这回事，归根结蒂，仅仅是善自怡情养性而已。

服补剂，这是物质营养；怡情养性，这是精神营养。那精神营养，或许胜于物质。我无论怎样忙，每天总必挤出些时间来，翻检我所喜爱的集藏品，摩挲玩索，这时什么烦恼都消失了。胸怀间廓然开畅，一无挂碍，这是无上的享受，从享受中获得营养，成为我的常规定例。

我的集藏，范围较广，如典籍、字画、扇册、砚墨、印拓、竹刻、稀币、陶瓷、瓦当、名刺、照片，以及红豆、雨花石等，更主要的为尺牍，搜罗将近万通，自经浩劫，损失殆尽，但我壮心未已，又复积得二三千之数。我把这些书札，分为若干类，如小说家，凑集了刘铁云、李伯元、李涵秋、张春帆、孙玉声、包天笑、毕倚虹、程瞻庐、徐枕亚、张恨水等，成为一组。如画家，把董香光、费晓楼、程庭鹭、改七芗、顾若波、胡公

寿、杨伯润、吴昌硕、齐白石、张大千等，及所谓“三吴一冯”：吴湖帆、吴待秋、吴子深、冯超然，又成为一组。更把戊戌变法有关人士，如促成者翁同龢，实行者梁启超，牺牲者林旭，告密者袁世凯，合拢在一起，那是怪有意义的。赵执叔和李越缦，生前结为死冤家，我做和事佬，把他们会聚一堂。俞曲园的信，累累成册，大都写在他的自制笺上，其中有曲园图、俞楼图、右台仙馆图，尤为可喜。其他有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王懿荣。号称“长毛状元”实则是张冠李戴的王韬。有末代状元刘春霖，最末一个翰林钱崇威。有当军阀混战，却不敢在他所居五十里内惊扰的赵尧生。苏州网师园旧主人李鸿裔。京剧两巨子，梅兰芳、程砚秋。邮票大王周今觉，梅王阁主高野侯。文史馆的以往馆长张元济、江庸、金兆梓。民初两大书法家，曾农髯、李梅庵。又，已故姚虞琴上款的书札十多面，裱成一册，我加以标题，为“亡琴绝响”。又，梁溪女冠王韵香，号清微的手札，标题为“香清韵远”。当初，我搜罗《孽海花》中人物书札，得十之七八，满拟把它补全，不料浩劫来临，今已溃不成军，不到半数一。

我爱屋及乌，并信封也在保存之列。如印光、章一山、高振霄、田桓、溥心畲、刘约真、许承尧、黄宾虹、伊立勋、林子有、陈苍虬、谭延闿、马叔平、罗振玉、任中敏、陈钟凡、邵力子、马一浮、徐志摩、陈叔通等，这一类，我就题之为“中有尺素书”，似较贴切。

人各有所好，当然集藏就各各不同，凡带有些文艺性的轻巧东西，都便于集藏。那邮票、火花更属大众化，也是足够味的。

画 幅

字画是我国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，在世界艺坛上有着最悠久的历史，它是充满着文学气息的产物。莫怪毕加索画师向张大千说：“艺术在你们中国。”搜寻这些珍贵文物，谈何容易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：一资力，二鉴赏眼光，三闲暇时间。缺一不可。我是个穷巷陋士，蓬户匹夫，一辈子为衣食奔走，哪里有这些条件！可是习性所喜，也就物归所好。有的是先祖父锦庭公传给我的，有的是近人所作的小件，代价不高，我节衣缩食，把它购买下来。我又和许多书画家交朋友，承他们送给我一些小品，作为纪念，这样积累了数十年，自有相当的数字。不幸经过十年浩劫，损失了十之七八，最可惜的，是我奉为至宝而仅有的唐寅山水、马湘兰花卉。又虽属近代，但也很难得的苏曼殊《莫愁湖图》，都不知去向，谈起来未免引起怫郁，只好不谈了。

在“四凶”气焰行将熄灭时，沪西常德路一带，有些摊子，出售日用杂物，有一个较高级的却标卖字画。凡字画收藏者在“文革”运动中曾经获谴，便很少有人过问，深恐再遭

麻烦，售价自然很低了。我抱人弃我取的态度，时常去光顾，有惬意的，便挟之以归，尤以楹联为多，先后约得百副左右。

吴友如，名嘉猷，苏州人。他在清季，为《点石斋画报》绘画，把新事物作为画材，介绍域外风光，别辟蹊径。一般守旧的人骂他为野狐禅，他置诸不顾，一意创新，摸出一条路子来。他又自办《飞影阁画报》，刊行了若干期，坊间把它印为《吴友如画宝》，风行一时，以阅年久，早已绝版，最近上海书店又复重印成书，的确是一大贡献。实则吴友如的传统画，工力很深，奈流传极少。我藏有他一幅翎毛花卉，长四尺，有石，有天竹，数鸟或飞翔，或栖止，各极其致，单款，题“仿白阳山人笔意，吴门吴友如写于上海飞影阁”，钐“友如”二朱文印。我的许多朋友，甚至画家，到舍间看到这幅画，都说：“生平只看到吴友如的印刷品，这个传统画手迹，从未看到。”引为眼福不浅，这真所谓物稀为贵了。

《点石斋画报》绘画者，除友如为主干外，尚有金蟾香、张志瀛、田子琳、何允俊、金耐青、沈植坡、管劬安、顾月洲、马子明、戴子谦、葛龙芝、符良心、周慕桥等都是此中能手。这一些人的作品，手迹都难寓目，我却有周慕桥的仕女两帧：一松石间，三婢娟参差立，有持琴，有拈花，有背面，无款；一朱栏石桥，二仕女荷锄栽菊，雅有费晓楼风韵，题“宣统二年，岁次庚戌，中秋前二日，古吴周权慕桥氏写于沪

上”。《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》谓“周权，上海人”。实误。

中外人士都喜欢搜罗吴昌硕画，也喜欢搜罗类似昌硕的王一亭画。因此，白龙山人王一亭的寸缣尺幅，就很珍贵，为人所竞赏。我有王一亭的菊花直幅，具有一段小小故事，那就越发可珍可贵了。故事是这样的。四明园艺家黄岳渊，著有《花经》一书，并能诗，有“韩康卖药我栽花”句，为时传诵。他辟园沪郊真如镇，多名菊，凡一千几百种。花时，备园蔬，邀客觞咏于千红万紫间，王一亭欣然来临，瞻观一硕茂的黄菊，为之徘徊不忍去，岳渊知一亭笃爱此花，翌日遣一花佣，把这盆菊花送至一亭家中，花佣出一回单簿，请一亭钤印其上。一亭得之，如李靖之夜见红拂，为之莫名惊喜，便嘱花佣坐一下，他就捧了这盆菊花到他书室，调弄丹青，对花写照，约一刻钟，画成一直幅，交给花佣说：“这就是回单，给你主人罢！”岳渊获得这纸回单立即付裱，张诸壁间。后来岳渊离沪南游，把这一幅画转送给我，总算历劫不磨，今尚留存。

乌目山僧，有“维新志士”之称，冯自由的《革命逸史》，即有《乌目山僧黄宗仰》一则，略云：“宗仰又号中央，后称印楞禅师，江苏常熟人。生而颖悟绝伦，自幼博览群书。年二十出家于清凉寺，金山江天寺显谛法师为之摩顶受戒，锡名宗仰，自号乌目山僧，研精佛理，兼工绘事。”徐铸成的《哈同外传》中，乌目山僧也是外传中的主要人物。但所谓“兼工